

真久無轉去庄跤(kha)，趁過年有幾工閒，轉去故鄉彰化二林散心，去田頭仔散(sàn)心，也倒佇拋荒的田園草仔頂曝(phák)日頭，無意中看著厝邊兜(tau)的囡仔共(kā)牛牽--出來，我想講都也真久攏機械(hâi)化--矣(ah)，按怎有人閣(koh)咧駛牛？問牽牛的囡仔兄，伊笑我變都市人仔，煞(suah)毋知農事作穡(tsoh-sit)代。

彼隻牛也無拖車，也無拖犁掛手耙(pē)，哪有成欲(beh)駛的形？閣講看彼隻牛，佇日頭跤，目瞞瞞(kheh-x)，毋知已經青盲抑是咧愛睏，看--起來閣老砣砣(khoh-x)，欲哪會有力通(thang)做空課(khang-khuè)。

飼牛兄的話予(hōo)我歹勢(pháinn-sè)閣感動，台灣自來是農業國度，播田、插甘蔗，牛提供主要的勞動力，反塗(píng-thôo)、犁田、拔壟(phuah-lîng)、拍碌礮(lák-ták)、拖車、拖石磨...毋管水牛抑是赤牛，攏用一世牛的生命奉獻佇這塊土地，才有法度建立台灣的農業基礎，進一步用這欸經濟力發展工業，造成今仔日台灣社會的經濟，論功行賞，牛應該是第一功勞者。

幾擺出國，常在(tshiâng-tsai)聽人講：「台灣人是野蠻人，食銅食鐵，有毛的食kah簍，無毛的食kah秤錘，啥乜(síann-mih)死人骨頭都有人食。」用按呢恥笑台灣人。我共伊講「台灣真濟(tsē)人無食牛肉。」對方應講「牛肉是現代人的主食(sit)，台灣人毋食牛，表示台灣是落伍的民族。」我講：「台灣人感念牛對阮的貢獻，不忍心食伊的肉。」；對方講「這陣無咧駛牛，閣講咱食的牛是肉牛，恰(kap)水牛無關係，台灣人連這欸智識都無。」

我實在無欲閣應話，台灣人嘛知這種道理，總--是想著牛對咱的功勞，無論啥乜(mih)牛，攏毋甘共伊食，這欸感恩知報的心，毋是其他民族會得理解--的。

規个庄跤攏用機械(hâi)耕作，運輸也攏有車輛，牛已經退休，真濟人攏閣飼牛，牛老砣砣佇草埔食草，溝仔邊淋(lim)水，日頭跤(kha)散步，樹蔭(ńg)歇(hioh)睏，目睵瞞瞞(kheh-x)，毋知是青盲抑是咧愛睏，總--是佇台灣流落汗水了後，伊有資格予人共(kā)伊尊重、敬拜。

我告辭飼牛囡仔恰牛兄，佇黃昏的故鄉，沿一條予塗埋--去的牛車路，那行那想，有一工，我所做的台語文空課(khuè)若有成就，我也欲轉來去故鄉養老，目睵瞞瞞佇故鄉的田園，親像我一首歌所寫--的：

牛車路，溝長長，想欲相借問，你嚶嚶uáinnh-uáinnh 會當（tàng）行佢遠，kám 會
行過阮故鄉的田園？白翎鶯，跔長長，kám會飛過阮故鄉的田園？

（約 750字）